散文阁

张掖丹霞地貌:大地上的彩虹

□张艳庭

(本报资料照片)

抵达张掖的路程是从额济纳开始的。驶离那个有着金黄胡杨的沙漠绿洲,我们重又进入了金黄的沙漠与戈壁。这种金黄与胡杨的金黄不同,它是坚硬、辽阔和乏味的。大地在这里消失了自己形态上的界限,只留下颜色的界线。黄色的是大地,而蓝色的是天空,二者或呈一字界限分明,或缥缈而相互晕染。有时,金黄吞噬了湛蓝,有时湛蓝覆盖了金黄。阳光仿佛是调色师,把两者都调到了最浓烈的度数。但持续数个小时观赏这样的大地,仍会感到乏味。因为颜色和形态的单一,映衬出天空中白云的变化,映衬出天空中蓝色的变化。大地,在这时仿佛成为了天空的镜子。

抵达酒泉之后,大地就开始变得不那么单一,不是大地的形态本身,而是大地附属物的出现和增多。树木、庄稼、房屋,使大地慢慢恢复到了我们惯常所认识的大地。对天空也由直视而褪变成了仰望。这一切,似乎使大地变得丰富,但同时又使大地退居幕后。它们削弱了大地的辽阔,但并没有将大地本身凸显出来。直到抵达张掖,抵达丹霞地貌地质公园,大地才从遮蔽而变得裸露,凸显,而且是令人惊艳地裸露和凸显出来。

这种裸露的确令人惊艳。我们先登上了一座并不高的山峰,整个山峰就是一个巨大的观景台。从台上望去,山峦、丘陵、平地重重叠叠,相互映衬,仿佛一幅辽阔的画卷。从最低处的谷地和道路开始,仿佛被蜡笔描绘过,呈现出遥远的五彩斑斓,视线再往上升,丘陵的尖顶和山峦的坡地也同样被色彩镶嵌,在红色的背景色调下,斑斓的色彩仿佛一道道跨越天空的彩虹,弯曲着横穿了大地。我们惊异于这色彩,也同样疑惑于这色彩的来历。如果说彩虹是阳光与天空中水滴的偶然组合,那么这永恒地镶嵌于大地之上的色彩带,又来自于大地怎样偶然又巧合的地质运动?

视线再往上拔高,最终停留在了高处的雪山峰顶。这不仅仅是视线的拔高,同时也是色彩的拔高。大地与丘陵的色彩斑斓,被雪山拔高到了洁白的纯净与虚无。因为有了丰富色彩的烘托,白色才可以代表着纯洁与虚无;因为有了白色在高处耸立,赤橙黄绿青蓝紫才像是热情、俗世的一种狂欢。它们在整个视野中的相互构成,就像是哲学与诗的相互映衬。因为有了哲学,诗没有沉沦;因为有了诗,哲学并不缥缈。这就是丹霞地貌的全景,用一幅近乎完美的空间景观构成了日出的背景。是的,我们登上山峰之时,太阳还没有从大地上露出头来。我曾在许多地方观赏过日出,平原以及山峰。而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太阳从城市的楼群中冉冉升起。此刻,因为空间背景的不同,日出仿佛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见证了我的日常生活的它,也见证了我的远行,我在空间状态和心理状态上与日常生活的迥异。这种迥异却是见得了阳光的。光芒从远处缓缓升起,变得强烈,然后太阳从山峦和大地间跃出。只是一瞬,我们却似乎准备了很长时间。如果把太阳的出现当作是一天的开始,我们观赏日出,是为了与它共同见证这完全不同的一天,也是为了观赏我们自己的这一天。所以,从昨晚就开始准备的观日出,是一场有蓄谋的对于生活的审美。如果说日常生活遮蔽了这种审美,那么旅行就是把日常生活对审美的遮蔽剥离,脱下。

朝阳之下,大地和山峦的色彩也仿佛经历了一番换装,它穿上了光芒的衣裳,这衣裳没有遮蔽它裸体的美,反而让它更为凸显。

从观景台上下来,我们走进了具体的山峦、平地和道路,走进了具体的色彩。如果说远处的观望更像是阅读中的浏览,那么近处的观察,则是精读。这种精读让我们走进了每一种色彩,走进了色彩王国中的每一个子民与个体。地势也从高拔的山峰而成为低处蜿蜒的丘陵。这里的每一座小山包都有自己的色彩。红色的大背景已经完全退居幕后,各种色彩纷纷登场。而在这个舞台上,每一种色彩都是主角。它们或以整个山峦的方式呈现,或者相互镶嵌,编织成一道道泥土的彩虹,或者将整座山坡作为画布,进行铺排或者渲染。

如果用画来比喻,在观景台上远远望到的色彩带可以用蜡笔画形容的话,此时在近处观看到的色彩宏大而鲜艳,只能用油画来比拟。在质感上,它们也同样只能被看作油画,因为这些色彩并不是由山体的附着物,比如树或草来构成,而是由山体本身的泥土和细碎的岩石来构成。这些山体上,并没有植物生长。因为如此,它们与我惯常印象中的山不同,可以看作是大地本身。看着这样在地质上偶然形成的彩色山峦或坡地,我总是感觉它们是应在的,即应该就是如此。也许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油画的观赏,使我对这种色彩的构成方式熟悉,成为了这些彩山的原型,而这些彩山只是它们在现实中的对应物罢了。但究竟是哪一位画家画过这样的山,我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是塞尚,莫奈,马蒂斯,还是高更?可能每个都是,每一个又都不是。

与观赏油画不同的是,这些山峦是立体的,而且是以天空为画布绘成,仿佛是最为巨大的油画,或称超级油画。与这些泥土岩石构成的彩色的大地不同,天空的色调无比单纯,只是蓝,无法用深蓝或浅蓝来区别的蓝,且轻盈透明。也许这是最为巨大而完美的画布。画布自身也有装饰,即月亮。日出很久之后,一轮近乎透明的月亮依然在天空中悬挂。它能近乎透明地存在,也许是因为天空比它更为透明。因为这种透明,它无法躲藏。在登上一座较高的小山的时候,这近乎透明的月亮始终紧挨着山顶,仿佛让我们走在通往月亮的路途中。通往月亮也许许多人都曾经想象过,通往它的路途也许也在梦中出现过。而在现实之中,这是唯一能与梦对应的路途。因为梦是不讲究逻辑的,同样也应该不讲究色彩的逻辑。这丹霞地貌也没有按照色彩的逻辑来呈现。比如,紫色与山峦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在这里,紫色与一座山峦可以画上等号。日常生活中,彩虹与大地也没有直接的对应物,但在这里,彩虹就在大地上蜿蜒。它们仿佛是天空中彩虹的影子,但却比影子要真实而有质感。它们是可以触摸的彩虹。

也许正因为这不合逻辑的彩色山体,我才可以不合逻辑地想象这是一条登月之路。事实上,在这里的每一步,我都是在惊讶的心情中走的。这里的每一个景观,每一种色彩,都可以让人惊讶。惊讶这种感觉本身其实意味着感觉主体与客体的隔膜。在进入丹霞地貌之后,对于它的欣赏与观察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进入我的审美经验中。新体验的形成与进入,首先构成了审美经验的颠覆,这种颠覆过程中,惊讶是必然产生的审美情感的副产品。但当这种新体验的逐渐稳定,它就会被收编入审美经验之中,与以往的审美融合为我的完整的审美经验。在丹霞地质公园里,我的审美过程也和这个规律相合。从山上下来,心情激动的我,想要与这种景观更近地接触甚至相融。于是我走到色彩近处,以手来触摸这些色彩,让脚步在它旁边留下脚印。为了能够与它更为亲近,我走出了公园规定的观景区,也摆脱了规定的观景模式,没有乘车,而是从一条行人稀少的路上,走进了一个没有人走进的山坡谷地。这里彩色的土地上,是生长了低低的野草、野花的。我的脚步走在上面,柔软的触觉仿佛让我的生命接通了与这片大地的通道。我没有敢直接踩在那些镶嵌在坡地的彩色泥土上——那是对它的美的侵犯。我躺在了这片土地上生长的野草之上。这是我一直渴望的一个姿势,这是与它最为亲近的姿势。我用这个姿势来加快我与它的融合。整个天地在这一刻仿佛都寂静无声,只有面前彩色的山峦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在这种巨大的声响中,在这种最为亲近的姿势中,一座彩色的山峦仿佛在我长久的注视中,融进了我自己,也融进了我的记忆。彩色大地的记忆融入了我整个的大地记忆。

因为这次独自的行走,没有遵循规定的观景路线与方式,我错过了其他的景观,但选择这种观景方式,与景观本身,我并不觉得失去了很多。因为面对如此的天地大美,选择个体与它独对,也意味着这种美对个体意识的唤醒: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观看它,去与它亲近。真正的美,都是拥有对个体审美的启蒙,与个体情感沟通的力量的。

虽然经历了那种独特方式下的相融,但要走的时候,我回望那座屹立在门口的彩山,仍然惊讶。我又惊讶地看了它几分钟。也许真正的相融并不能由我单独来完成。它还需要时间的参与,并作为一种催化剂,使之在记忆中完成。

青苔

□侯拥华

是阴沉沉的早晨,在一个站台下等公交车的时候,脑海里冒出这个词的,简直有些莫名其妙。但许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像是刚刚历经一场春雨,像是心底的泥土里本来就埋有它的种子,它便这样毫无征兆却理由充足地从心底里冒出来,如一只从草丛中惊跳出来的野兔。

那一刻,心里湿湿的,滑滑的,有股时光的凉意在慢慢弥散。它青色或红褐色的毛茸茸的身影如一块长在身体上的胎记,又像是一片刚刚愈合的伤疤,让我的心疼疼的。

也是那一瞬间,我看见斜对面一家烟酒专卖店二楼上,一个推开的窗口处,正站着一个年轻女孩子,红色套裙下露出她白皙修长的腿。她一脚在里一脚在外悬在窗口,一只手紧抓窗框,腾出的另一只手用来仔细抹去蒙在玻璃上的尘土。抹了一会儿,她不时把头转向屋里,像是和人交谈着什么,又像是换个角度在查看自己的工作。那时,我真真切切看见了长在窗台上以及玻璃上的青苔,干涩的青苔。不然,擦它干吗呢?

有时候,会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某个角落里,发现它们。整理杂物时,它们就那样突兀地露出嘴脸,湿滑、油腻,还有腥臊的气味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让我的手停下来,不想去碰它们。可是我知道,那隔着时光的距离,证明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来打理它们了,有一段美好的光阴就这样呼啸而过。留下的只有指间风的凉意与心中的茫然。我忽然想起,有段时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了,甚至电话都没打一个;该问候的朋友也没有问候,彼此都有些疏远了;搁在书柜里那本新买的书,看了半截便再也没有看下去。不算太长的一段时光,因为我的疏忽,在荒芜中,不知不觉长出了青苔,长出了生活的青苔、情感的青苔、思想的青苔。

其实,在家乡的老屋、老院里时常也能看到它们。水缸边的土地上,荒废的台阶上,水池旁的小土沟边,常常会见到它们的身影。常常是一场雨过后,院子里的空地上就会冒出一层绿意蒙蒙的青苔。那时候,院子里总会出现几个小孩子,蹲下身子研究它们,叽叽喳喳谈论一番。那时候青砖黛瓦的房檐下,年轻的母亲正坐在一张凳子上择菜,父亲常常会蹲在地上无拘无束地抽一袋旱烟。这样散漫的时光看上去是那么的清闲、舒适、美好。可是那些青苔像是长有脚和手,不知什么时候爬进母亲的生命中——是从什么时候,她的脚步变得蹒跚起来的,我记不清楚;她的额头什么时候布满了岁月的皱纹,我更是无法知晓;还有母亲鬓间那花白了的头发。那些青苔让父亲的双手布满老茧粗糙不堪,也漂白了他曾经乌黑发亮的须发。时光的颜色就这样无情地在他们身上一层一层褪去,然后又不容商量地一层一层覆上无法剥落的沧桑。当年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如今已经成年,内心也开始长出了青苔——生命的青苔。

我常常在想,人生许多时候就是这样。你毫无防备它就来了。其实它就在那里等你,等了你好久,你却不知。就像你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个“青苔”的词汇。在你长满野草的生活中,在你布满荆棘的生命里,青苔就这样一片一片、一层一层地长出来,然后不断扩展版图,直至占领你整个人生。

那青苔,是长在人生路途中的青苔,是带着生命感伤的青苔,有着思想灵魂的青苔。

我与《太极名师》

□王道奎

《太极名师》一书,宛如一块璞玉,历经18个春秋的精雕细琢,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曹雪芹这样形容他的《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而我写的这部书稿,字字句句不仅仅是血,还有火、有泪、有汗、有爱、有恨。

是血与火的悲壮;是汗与泪的辛酸;是爱与恨的呐喊,凝成这部30余万字的小说,展示了自清末至改革开放年代100多年间的风云变幻,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风貌,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气壮山河史诗般的人生之歌。

我的少年时代,曾生活在四川万州。那时正处在黑暗与光明交界处。记得8岁那年,当时我已上4年级,一天,父亲领我去逛书店,在万州二马路桥头书店里,在一排排堆满书籍的书架上,我抽出一本《格林童话》,书中神奇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父亲看完他所爱的武侠书后将要离去,回头看我还在埋头看书,喊了我几声,我竟然没听见,直到父亲来到我跟前,看我入迷的样子,摸着我的头说:“天智(我的小名),你看啥书这么入迷?”这时我才从书中走出来,仰头望着父亲说:“爸,我正看呐,看你。”父亲看我这么爱书,笑着说:“你想看,我给你买。”我点了点头,随即父亲给我买了那本书。那一瞬间,我幼小的心灵中萌生出“要是我也能写出一本书该多好”的想法。以至于后来的岁月,经訾有信先生启蒙和张弦、赵文超老师的点化,还真写出了几本书。而影响我最深的当是我的父亲王思恭,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人格,令我敬仰、崇拜,是我人生的航标,生命的灯塔。他常常谈及曾祖、祖父当年怎么仗义疏财、济世救人,祖母怎么贤惠仁慈、和睦乡邻,谈及当年他怎么学拳、打擂,从军参战的神奇故事,这一个个传说、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常常出现在我眼前、梦中。当我完成《黑玫瑰》长篇小说书稿后,请父亲阅审,他当即在我书稿上方写了“祝我儿写作成功”。短短几个字,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啊!两年后,这本书终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而后我加入了河南省作家协会。当我把这一喜讯告诉父亲时,父亲开怀地笑了,说我有出息,并挥毫书写赠我“大器晚成”条幅。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不久,父亲带着他对人生的感慨和遗憾走了……

后来的岁月,生活的艰辛,疾病的折磨,家庭的不幸,曾给我写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困难到连稿纸都是别人施舍的。但当我忆起父亲的临终遗言“把我的太极人生写好”,这个重托使我的写作激情再次点燃,我把父亲给我讲的,所记录的,片片断断整理又整理,和父亲相处的60年间的生活琐事梳理又梳理,在心里列了一个不成形的提纲,以父亲的人生轨迹为一条主线,将与他有关的人和事构成一条副线,相互穿插、交相辉映,塑造了王德方、王定邦、王思恭、陈发科、陈一雄、陈小旺、何广位等武术界人物英雄群像,塑造了历经人生磨难、苦不堪言的老一代巾帼英雄:赵秀清、赵世英、李宝珍、何晓珍、訾晓荣的苦难人生,塑造了活跃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不同人物:訾有信、赵英魁、王江、张三昆、张弦、王法汤、郑跃等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形象,也鞭挞了做尽坏事、丧尽天良、灵魂肮脏的可怜虫的丑恶面目,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的滔天罪行。这些构成了这部《太极人生》的摩天大厦,设计精美,构思奇特,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宛如一处处风景、一幅幅油画、一个个雕塑、一曲曲颂歌呈现在世人面前,令人赏心悦目、峰回路转、回味无穷……

人生的意义,不在索取,而在奉献;不求轰轰烈烈,但求清清白白;不求高官厚禄,但求平平安安。人生之美,在于对事业的执着,对爱情的忠贞,对生命的热爱。奋斗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幸福的人生,真正的人生。

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完这本小说,你是否思考过人生涵义?人生真谛?人生价值?人生信条?人生哲学?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这本书里,答案就在作者用18年心血和汗水甚至用一生的忠诚、挚爱和一颗执着善良宽容的心铸造成的《太极名师》一书中。

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各级领导、亲朋好友热情支持、鼎力相助。借书稿出版机会,向曾经鼓励过我、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的至爱亲朋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真诚的问候。祝他们家庭和睦,事业成功,一生平安。

晨曦中的路标

□周淑芳

在文字的道路上不停地走着,从一个路标到另一个路标。

从懵懂少女的羞涩到而立之年的成熟,从初涉文字的欣喜若狂到久而久之的泰然自若,从自由自在的女孩到忙忙碌碌的贤妻良母,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通讯员、记者的称谓。没有谁能够阻止我在文字道路上前进的脚步,我用自己的手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曾经因为爱文字,我放弃了多年学习的专业,曾经因为爱文字我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当我了解了创作的艰辛之后,朋友对我说:当你把爱好变成一种职业,就相当于把情人娶回家。虽是调侃,却极为形象。残月当空,当别家欢聚在电视的荧光中,陶醉在欢乐的聚会里,我却如孤独的朝圣者,在通往天堂的崎岖小路上艰难爬行,一不小心踩醒了野草尖上镶嵌的露珠,不知是小草的泪,还是我在来回的路上种下的多少凝望。

对于现世,人们多注重物质,对于久远,人们更注重精神。

至少保留一种非功利的爱好吧。爱钓鱼,并不是为了解馋;爱书法,并不是为了卖钱;爱跑步,并不要创世界纪录,爱歌舞,并不是为了上台和得奖……

崇高的侧面可以是平凡,但绝不是卑微。

崇高其实发源于恐惧的感情,是一个渺小的生灵战胜了恐惧之后的苍凉与豪迈。

几次想去叩响远方某一个最后的路标,寻找文字路途的终点,然而终于不能够放弃,积年来对文字的情有独钟,才发现我对文字的钟爱已经变成一种本能,无法忘却,无法离开,无法停止。在无聊的岁月里,在五彩的生活中,在高兴、忧伤、快乐、无奈、痛苦、悔恨的情绪里,我喜爱文字的冲动,无处不在。在对文字无可奈何的恐惧里,在对文字欣喜若狂的依恋里,在对文字顶礼膜拜的虔诚里,我看到了文字,一个站在晨曦中的路标,摇曳在黎明的狗尾草里。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3:20 印完:5:2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